

楔子 年幼初相識

泰元六年。

隆冬大雪覆蓋著整個山頭，遠遠望去，那層層疊疊的山脈都成了一座座雪山，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奪目而耀眼。

鳳怡宮外的積雪尚未完全化開，宮人們早早便清出一條通往宮外的走道來，好讓主子們方便出入，雖說此刻陽光燦爛，暖暖的陽光照在地面上，但感覺卻比前兩日落雪時還要冷些，宮人們縮頭縮腦地忙著手裡的活，嘴裡還不住地哈著氣，白煙一溜溜地飄蕩在冰冷的空氣中。

宮門外傳來了幾個娃兒的嬉鬧聲，伴隨著嬉鬧聲的還有跑步聲響，從西到東，再從東到西，沒有一點規律性，幾名見慣了的宮人們都忍不住抿著唇笑了。

「大皇子又帶著那對小娃跑來皇后的鳳怡宮玩了，也就娘娘慣著寵著，再下去恐怕都要把屋頂給掀了。」

「劉公公怎麼今日沒追上來吼一吼？」

「別提了，前幾日陪著大皇子玩了一宿，聽說骨頭都要散了，這回有這兩個小娃來陪大皇子玩，他恐怕樂得輕鬆呢。」

「說的也是……可那兩位小娃畢竟不是皇族中人，真可以讓他們在鳳怡宮裡這樣跑來跑去？若不小心衝撞了貴人，這該如何是好？」

「唉，該請安的都來請過安了，這一大早的哪個貴人會跑來鳳怡宮？快把積雪清一清吧，免得這幾個小娃摔了可不好。」

「這倒是個理，我們幾個也管不了那幾個尊貴的小娃，快快快，幹活去！」說著，帶頭的宮人趕緊揮揮手讓大家忙活去。

孰料，宮人們話才剛說完，就聽到哎喲一聲大叫，接著便是一個娃兒的哭聲，那哭聲是個女娃，奶奶甜甜的嗓音說起話來讓聽的人很是舒服，這哭起來嘛……竟然也是奶奶甜甜的，好聽得緊……

「是冉小姐？」

「不就是嘛，那粉妝玉琢的娃兒，何時聽她這般哭過？唉，這落雪路滑的，可別摔傷了臉。」說著，宮人便急匆匆地往雪堆裡找娃兒去。

今年年僅六歲的朱冉冉跟著兩個比她大兩歲的哥哥們跑著跑著，在雪地裡摔了一大跤，整張臉直接正面趴進了冰凍的雪地裡，又凍又痛的她整張小臉都皺在一起，正想要爬起來喊人，卻不小心把雪給吸進了鼻子和嘴巴裡，嗆得她難受得緊，哇一聲便哭了出來。

兩個哥哥早跑遠了，邊跑邊鬧著玩，哪聽得到她的哭聲，何況她只哭了那麼一小會兒便停下了，因為有個大哥哥在雪地裡抱起了她，溫柔地替她把小臉上的白雪都撥了，也把她小棉襖上的雪也一併撥了，不只如此，這位大哥哥還掏出了一條軟軟綿綿的帕子替她擦了擦小臉，動作輕柔又專注。

朱冉冉看著這位長得俊逸如仙的大哥哥，圓圓可愛的眼睛眨巴眨巴地，早忘了痛和哭這件事了。

「還痛嗎？有沒有哪裡流血受傷？」

大哥哥溫柔的問著，說話的嗓音比春天的風還柔還動人，還有他那雙漂亮又溫潤的眼睛，比她在畫裡看到的仙人都還美。

朱冉冉看呆了，生平第一次見著如此好看美麗的大哥哥，而且還被這樣的大哥哥抱在懷裡，一整個就覺得好幸福。

跑過來尋娃的宮人一見到來者手裡抱著的女娃，驚得整個人直接跪在雪地上，「奴才參見國舅爺，都怪奴才照料不周，才讓冉小姐衝撞了爺，請爺責罰。」

這位秦國舅是皇后外祖家敏國公府的長孫，也是皇后唯一的兄弟，就算只是表親，皇城內外人人亦尊稱他一聲秦國舅，除去皇后是其表姊的這一層關係，敏國公在朝中的地位也奠定了秦國舅在當今聖上心裡中的地位。

畢竟，連皇帝都叫他一聲小舅子，其他人自然都得尊稱他一聲秦國舅才是。

「沒事，你退下吧。」

「是，國舅爺。」宮人起身看了他懷中的女娃一眼，見秦慕淮沒有要他帶走人的意思，便悄悄地退了下去。

秦慕淮低下頭，微笑的看著懷中的小女娃，「方才聽見那些宮人喊妳冉小姐，妳姓冉？」

朱冉冉搖搖頭，字正腔圓的用她奶奶甜甜的嗓音道：「我姓朱，叫冉冉，朱冉冉。哥哥是朱明，范襄的同學，父親是朱凱。大哥哥叫什麼名字呢？」

原來他懷裡這位是京城第一皇商福悅商行朱爺的女兒啊。

四方諸國的皇商地位如何他是不太清楚，可在大業王朝，皇商就算沒有官職，可地位卻比大多數朝中官員們還要高，除了皇帝器重他們，常常借重著皇商們的各路渠道來辦家國大事，各路官員們更是爭相巴結討好著他們，自命清高不巴結不討好的，也不會笨得去隨意得罪。

秦慕淮的俊顏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我的名字叫秦慕淮，是大皇子范襄的表舅。所以，妳不能叫我大哥哥，得跟大皇子一樣喊我一聲舅舅才對。」

「舅舅嗎？」朱冉冉微微皺了皺眉，聽起來就好老，想著，胖胖的小手伸去摸他好看的臉，「怎麼沒有鬍子？我家的舅舅鬍子可長呢，你怎麼沒有？」

秦慕淮笑了笑，「因為我才十五歲啊，等我老一點就有了。」

「是嗎？舅舅真好看，比天上的仙子還好看，就算長鬍子了也定是好看的。」朱冉冉很是認真地看著他。

秦慕淮聽了又笑，忍不住伸手捏了捏她的小蘋果臉，「冉冉也很美，小臉紅撲撲地，比春天的櫻花還要美。」

朱冉冉聽了可開心呢，問道：「那冉冉長大以後可以嫁給舅舅嗎？」

「好啊。」他笑了，「如果妳長大之後不嫌舅舅老的話。」

「當然不。冉冉六歲，舅舅十五歲……」朱冉冉伸出小胖手一根根數著，卻好像怎麼也數不清似的，小嘴兒嘟了起來，「差很多歲嗎？」

秦慕淮再次愉悅地笑了，「九歲呢，妳說多不多？」

「不多啊，都還沒一個十呢。」小娃兒衝著他甜甜一笑，理所當然地回答。「舅舅一定要等冉冉長大喔，等冉冉長大到可以當你的新娘。」

「知道了。」秦慕淮不經心地應著。

只不過是小娃娃的童言童語罷了，他一個大男人又豈會與她較真呢？何況是一個這麼可愛又甜美的小娃兒，看著她胖嘟嘟的模樣兒就覺得超可愛，他可不想再次弄哭她。

「落雪了呢，舅舅。」小胖手掌心朝上，接了幾片的雪花。

「是啊，下雪了。」男子仰望天空，俊美的臉上掛著溫柔的微笑。「冉冉喜歡雪嗎？」

「喜歡啊，冉冉最喜歡雪了，爹爹說冉冉也是雪花飄落的時節生下的，所以爹爹在家都叫我落雪……」

原來，她的小名叫落雪啊。

果真像落下的雪花一樣，圓圓地，白白地，甚是可愛。

「那我也叫妳落雪可好？」

「好啊，舅舅也喜歡落雪嗎？」

秦慕淮一愕，輕笑的點點頭，「嗯……我只喜歡妳這一片落雪。」

事實上，他最討厭下雪的日子，今天要不是看雪停了，他是不會走這一趟鳳怡宮的，沒想到一進宮門就從雪地裡撿到了這個哇哇大哭的小娃……

方才的她，就像個小雪球似的，整臉整身都是雪……

果真是人如其名的落雪啊。

恐怕以後只要下雪的日子都會想起這個小娃吧？秦慕淮失笑的想著。

雪，越落越多。

漫天雪花，片片的落在這兩個人的髮上肩上和兩人的笑容上。

誰知一句玩笑話，種下小娃娃的情根，每回雪花落下的時節，她總會思念起這個「舅舅」，想著努力長大，可以快點當他的新娘……

## 第一章 世事浮沉難料

朱冉冉生了一場大病，躺在床上昏昏沉沉足足一個月才終於清醒過來。

她張眼的第一件事是和一旁的丫頭心兒要了一杯水喝，身體虛弱的她卻連自己拿杯水的力氣都沒有，還是心兒扶著她一口一口餵進去的。

朱冉冉醒了的消息很快被通報給老爺朱凱，他三步併作兩步的來到女兒位於西院的廂房，親眼見到女兒果真好端端地坐在床上喝著水，激動得都快說不出話來，忙不迭上前坐在床邊緊緊握住女兒的小手。

「落雪啊落雪，妳終於醒了！妳再不醒，爹爹都不知該如何是好了！」

「我睡了很久嗎？爹爹？」朱冉冉微微一愣，小手摸上自家爹爹頭上的白髮，怎麼突然間覺得爹爹老了許多？

「是啊，妳睡了整整一個月呢，是不是太久了點？嗯？」

「一個月？」怎麼可能？她又不是豬，怎麼可能睡這麼久呢？

朱冉冉定定的看著自家爹爹，腦子此時才慢慢地運轉過來，想起了百花湖那日發生的事，小臉兒一白，眉一皺，身子瞬間繃得緊緊地，呼吸也變得急促起來。

「哥哥呢？哥哥呢？哥哥怎麼沒來看我？」哥哥最疼她了，她在床上躺了一個月，

得知她醒來，說什麼他也該第一個來瞧她才是。

「落雪……」一聽到閨女提起兒子朱明，朱凱隱忍多時的淚還是忍不住落了下來。朱冉冉看見爹爹臉上流下的淚，心一慌，不敢相信的搖搖頭，「爹爹，快告訴我哥哥在哪裡？他究竟在哪裡？我要見他！我馬上要見到他！您快告訴我哥哥在哪兒？」

「落雪，妳哥哥他……死了。」朱凱一提到兒子，依然心痛難抑。什麼？朱冉冉不敢相信的瞪大著眼看著自己的爹爹，不住地搖著頭，「不！不可能！哥哥不會死的！我已經叫人去救他了！他怎麼會死？」

「是真的，落雪，妳哥哥他真的死了——」朱冉冉的雙手驀地摀住耳朵，根本不想聽，「爹爹是騙我的吧？哥哥一定還好好的，那天明明有很多人到湖邊去救他和范襄，他們不可能會死！」聞言，朱凱的神情一愕，伸手把朱冉冉摀住耳朵的小手抓下來，急問道：「妳剛剛說誰？范襄？大殿下？那日他也在那裡？」這是什麼問題？

「范襄當然在那裡！」她略微激動的握緊了小小拳頭，「那日要不是他硬要跟哥哥比賽，自己跑進湖裡，哥哥也不會怕他一個人有危險而跟著游過去，哥哥明明跟他說過那頭湖水深不見底，是范襄不相信硬要游過去……」話說到一半，朱冉冉愣愣地看著一張臉變得更加死白的自家爹爹，自個兒的心也彷彿漏跳了一拍，隱隱約約地帶著股不安與迷惑，「爹爹，您怎麼了？難道您不知道范襄那日在場？」

這怎麼可能？那日她雖然說不出話來也動不了，但耳邊都是大家又喊又叫的聲音，吵得她頭疼，就算她沒看見究竟有多少人，但聽那聲音也絕對不是只有一兩個人，怎麼可能沒人看見范襄在場？

可爹爹不可能騙她，也沒必要騙她，若爹爹壓根兒不知道那日范襄也在現場，那就表示是有人故意為之……

房內突然間一陣靜默，只有朱凱急促的粗喘聲。

商行的總管事張壽見狀，趕忙到桌前倒了杯熱茶給自家老爺，還上前伸手拍了拍自家老爺的背，「朱爺，您別急別氣，身子要緊。」

張壽雖說是福悅商行的總管事，但平日裡也常在朱府走動，朱冉冉也是他打小看到大的，這陣子朱冉冉昏迷不醒，他也是操透了心，方才在外和朱爺議事，這不一聽聞冉丫頭醒了便和朱爺一起來看她，沒想到竟聽到這樣的祕聞。

是的，這絕對是祕聞。

整個京城裡，除了在這個已經昏迷了一個月的小主子嘴裡可以聽到這些話，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人了，若有，這一個月來宮裡不會這麼平靜，若當今聖上或是魯國公府知道那日在百花湖鬧出人命的罪魁禍首其實是馬上就要被冊封為太子的大皇子范襄，范襄要坐上太子之位恐怕就不會那麼順利了。

那日在場救人的都是秦府中人，秦府的人就等於是敏國公府的人，也等於是當今

皇后那一派的，自然是為保大皇子的太子之位，不遺餘力……  
不僅把大皇子那日人也在百花湖一事隱瞞，還把罪全推給了在這場意外中死去的朱明，都說國舅爺夫人郭庭之所以會意外跌跤撞破頭失血過多而死，全都是為了去救貪玩而跑到湖裡游泳的朱明。

一屍兩命啊！魯國公對朱家可是恨極惱極！這一切竟全都拜皇后所賜……  
若不是朱冉冉這會終於清醒過來，這件祕聞恐怕永無見天日的一天。  
朱冉冉見此刻在場的幾人都倒抽一口冷氣，一臉蒼白，不由得皺起了眉頭，小小的腦袋瓜子幾乎無法承受這些迷惑而疼痛著，眼前似乎又見到那日的百花湖畔，紅色的鮮血遍流滿地，郭庭躺在石子地上一動不動的情景，全身直冒冷汗。

「爹爹，哥哥真的死了嗎？」她終究還是把心中的疑問問出口。

「嗯。」

朱冉冉的心一痛，小小的身子隱隱地顫抖著，「那范襄呢？他死了？還是活著？」  
聞言，朱凱總是抬眼冷冷地叱了她一句，「以後不可以再對他直呼其名了，再過幾日他就將被冊封為太子，是這個國家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太子殿下。」

「太子殿下？哥哥因他而死，他卻成了太子殿下？你們甚至不知道那一天所有的意外都是因為他……」說著，朱冉冉突然想到她似乎遺漏了去詢問某個人，忙伸手去抓住她爹爹的手臂，「舅母呢？我看見她流了好多血……」

「也死了。」

朱冉冉一愣，一張小臉白了又白，耳中嗡嗡作響，「您說什麼？」

「國舅爺夫人為了要救我兒朱明而意外跌跤而死，一屍兩命。」朱凱冷冷地將當日刑部的調查結果淡淡地陳述了一次，像是在講給朱冉冉聽，更像是在說給自己聽。

對於這樣的事實，就算他不想接受，但經過這一個月，他也已然接受。  
刑部的結論看似並沒有影響到任何人，朱明死了，郭庭也死了，就算郭庭是因為前去救朱明而意外在岸邊滑跤撞破頭而死，那終究就是一場意外，只能怪罪十三歲的朱明不該貪玩去玩水，才會間接造成了郭庭之死。

沒有人會被治罪，但已經發生的事實卻不可能再改變。

敏國公失去了孫媳和未出世的曾孫，魯國公失去了一個女兒和未出世的外孫，國舅爺秦慕淮失去了剛娶過門的妻子和未出世的孩子，他們每一個人都不可能忘記這一切的罪魁禍首是朱明，是因為福悅商行的朱家兒郎，就算他已死。

原已打算承受這樣的責難，卻竟是莫須有的罪……

他情何以堪？朱明情何以堪？他的唯一女兒落雪又將情何以堪？

「不是的！爹爹！明明是因為范襄！是他——」朱冉冉急著為自己的哥哥朱明辯白，卻被自家爹爹的冷眼給打斷。

「此事勿要再對旁人提起，聽見了嗎？落雪？」

「女兒為什麼不能說？那是哥哥啊！爹爹！」朱冉冉的淚珠兒一顆顆地掉在她小巧蒼白的面頰上，「哥哥都死了！難道還要他承受這樣的不白之冤？我不讓！絕不讓！」

「落雪！聽話！」朱凱低喝了一聲，氣得身子直發抖，「爹爹說的話，妳難道不聽了嗎？」

「當然不是，可是……」

「沒有可是！落雪，此事事關重大，爹爹是為妳好，也是為我們朱家所有人好，妳要記住，此事切莫再提，妳答應爹爹！」朱凱嚴肅不已的看著她，憂傷又瞬間變得蒼老的面容上沒有半點可以商量的餘地。

「知道了，爹爹。」朱冉冉小小聲地應著，說完，小小身子重新躺回床上去把被子蒙上臉，「我累了爹爹。」

看見女兒這模樣，朱凱不由得放軟了聲調，「等會大夫來再替妳看看，還有爹已經吩咐廚子準備妳愛吃的菜，妳一定餓了，記得多吃點……」

「知道了，爹爹。」聲音依然悶悶地，朱冉冉沒打算再探出頭來。

朱凱輕嘆了一聲，站起身，「心兒，照顧好小姐。」

「是，老爺。」

朱凱又看了把自己蒙在被子裡的女兒一眼，這才緩緩地走出房門，商行總管張壽也跟著走出來。

院落裡，空無一人，又聽見濃濃地一聲嘆息。

「朱爺，這件事您打算如何是好？」張壽跟著朱凱這麼久，兩人做起事來一向是極有默契，通常朱凱不需特別交代，他都可以把事情辦得穩妥，可這事畢竟是件大事，又牽涉到朱家和商行，牽一髮而動全身，還真是一步錯不得，光想，張壽都想出一身汗來了。

朱凱伸手揉了揉額心，深深地一嘆，「容我再想想吧。」

「是，朱爺。」

一前一後，兩人雙腳才踏出西院，就有門房快速地迎上前來——

「老爺，宮裡來人了，石伯已經先把人請到大廳，讓小的趕緊來通報您一聲。」

「宮裡？」朱凱挑了挑眉，「來的是什麼人？」

門房頭低低，小小聲地道：「小的不清楚，石伯只說是位萬不可怠慢的貴人。」

「難道是……」張壽看了朱爺一眼，「這消息未免也太快了些？」

「是快了些。」朱凱冷冷地道。

落雪才剛醒過來，宮裡就來人了？還是位貴人？看來朱府裡頭佈了宮裡那位的眼線啊！

也是，那位貴人還真是不能不急啊，太子之位都要到手了，豈容有半絲錯漏？

「朱爺，那現在……」

「人都來了，老夫豈能不見？就看看對方想說什麼再做定論。」

而這一夜，這位貴人和朱凱移步到隱密的書房裡談了好一會才匆匆離去。

明月高掛，月明星稀，朱府上下沒有人知道這一夜老爺和那位貴人談了什麼，卻清楚的記得，朱家大小姐朱冉冉隔日一早便被送離京城，去了中都城外的外婆家。再過兩日，大皇子范襄登太子位，入主東宮，群臣祝賀，舉國歡騰。

隔月，國舅爺秦慕淮打勝仗而歸，迎接他的卻是敏國公府的一片白幡。

敏國公得知自己的兒子秦汰此次在戰場上戰死，悲痛而亡，整個秦家竟只留下秦慕淮這根獨苗，這一年，泰元十年，秦慕淮沒了爺爺沒了父親沒了妻子，也沒了未出世的孩子。

皇上心慈，特准秦慕淮為皇商。

秦慕淮自此不從軍改從商，一手創建起極品商行，和朱家福悅商行、羅家如意商行為京城三大皇商。

大家都以為，朱家會因兒子朱明貪玩間接害死國舅爺夫人郭庭一事，不可能再像過去幾十年一樣在京城混得風生水起，畢竟檯面上看似無事，不代表檯面下也是風平浪靜。

照理說，魯國公第一個不會放過朱家，再加上那個受害者家屬國舅爺被泰元帝欽點為皇商，擺明著就是要他分朱家的食，說什麼這朱家的福悅商行都不可能有啥好果子吃。

可說也奇怪，多年過去，京城三大皇商鼎立，朱家沒被打壓下去，秦慕淮這個國舅爺行事也甚是低調，羅家起步時間比秦國舅沒早幾年，可背後的勢力沒秦家大，短短幾年之間便讓極品商行超越過去，位列第三，儘管如此，三大皇商依然各司其職各守其分，倒也相安無事。

而遠在中都城外的朱再再也從十歲的小姑娘長成大姑娘了。

這麼多年來，她從來沒有再回過京城，畢竟京城對她而言是個傷心的地方，疼她的哥哥死了，溫柔又漂亮的舅母郭庭死了，雖然她不是很喜歡這個舅母，因為她搶走了她喜歡的「舅舅」，可是她永遠不會忘記郭庭躺在一片血泊中的模樣，是因為她……

疼她的爹爹親自送她離開，不許她再回京城，其實她也不想回去，回去，她便要忍不住去看他尋他，可他應該不會想看見她了，因為在世人眼裡，就是她的哥哥害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他的爺爺也是因為悲痛過度而死，這所有的鍋恐怕都要蓋在朱家人的頭上。

當時太小，不懂為什麼明明是范襄的錯，卻變成哥哥的錯？更不懂范襄明明在現場，大家救起來的人也是他，可所有人都說那日在湖邊玩的人就只有她和哥哥，還傳出范襄早幾日便染風寒臥病在床，根本沒出過宮門的消息……

不平、鬱悶，又生氣，若當時的她沒有生那場大病在床上躺了一個月，或許她的哥哥朱明就不必承受這樣的不白之冤。

在去中都的馬車上她哭了許久，哭得眼睛都腫了，隨行的奶娘也難過的抱著她哭，她答應過爹爹不再提那日的事，奶娘及奴才們只當她是為哥哥的死及自己被爹爹送離京城而難過，卻不知她心裡更多的是替哥哥感到委屈不平與心酸。

「皇后今兒遣了個貴人來親自向爹爹承諾，妳將成為未來的太子妃，可爹爹替妳拒絕了，換咱們的福悅商行萬世太平生意昌隆，妳……會怪爹爹嗎？」

臨行前一夜，爹爹單獨來到房裡找她，曾經問過她這麼一句話。

她搖搖頭，「女兒不當太子妃。他是害死哥哥的罪魁禍首，女兒死也不嫁！」當時爹爹點點頭，道：「那妳去中都吧，不要再回來了，這樣可以安他們的心，也安爹爹的心。中都不遠，有空爹爹會去看妳。」

她不是很懂，她的存在讓很多人不放心嗎？可不管懂不懂，她還是乖乖的點點頭，應了聲好。

長大之後才漸漸明白，當時大病一場醒來後的自己，害多少人整夜難眠……

當年，皇后心慈，採取的是彌補的手段，若是再激進些，或許她一條小命都要不保？每當午夜夢迴想及此處，便渾身打冷顫。

人說日有所思夜有所夢，為了不讓自己晚上老作夢，白日的她讓外婆替她安排了騎射課程，京城閨女們會的琴棋書畫她本就不在行，學會騎馬後更愛上馳騁在林間的暢快，可說是益發地野了。

外婆管不住她，也心疼她，便隨她的性子去，她則一有空就跑去福悅中都分行幫忙，福悅商行雖說是京城三大皇商，但北中南都也都有據點，在運輸及貿易上可以說是貫通南北，米糧雜貨茶葉為主線，絲綢珠寶古玩為副線，後者很得宮中妃嬪們的賞識與喜愛。

商行總管張壽的兒子張範比她年長四歲，打小便跟著其父經商，還外出遊歷了兩年，回來後便在中都分行當採買，目光獨到精準，甚是年少有為，深得爹爹器重與喜愛，她跟著他混了一陣子，也多少學到了一點本事。

過了及笄之禮後的某日，外婆突然拉著手對她說：「落雪，妳已經長大了，也該為妳議親了，妳心裡可有人啊？」

這一問，問出了她的心事，問出了她久藏在心底的那個人，就像被念出的一道咒語，解封了她多年的相思與傾慕，頓時讓她紅了眼眶，梗在喉間的是一串說不出的無奈與委屈。

外婆見她這般，意外地揚了揚眉，「丫頭，妳該不會……還想著妳兒時喜歡的那位吧？都過去這麼久了……」

秦國舅當年娶妻宴客時的那段小插曲，身為小姑娘的外婆自然也是聽說了，可她一直以為是個小娃兒的可愛執念罷了，就像很多小女娃兒時也老嚷著長大後要嫁給爹爹一樣，只是可愛又無稽的童言童語。

「外婆，落雪還不想嫁人，真的要嫁，落雪也要嫁一個自己真心喜歡的。」

外婆拉著她的小手，嘆了一口氣，道：「唉，好吧，都依妳，外婆只希望妳可以快快樂樂平平安安的。」

「我會的，謝謝外婆。」

可咒語破解的這一日，似乎就代表著她將無法再無視自己對那男人的喜歡，那份感情是真真實實地存在過。

就算刻意的不去想，這麼多年過去了，還是有著惦念。

不過，也就只是惦念而已，是一場兒時未了的心願，是股殘念。

就在朱冉冉決意將心底的殘念捨去，更全心投入福悅商行的經營運作後，卻連著幾年從京城裡陸續傳來了有關他的消息……



泰元十六年冬天，極品商行在魯國公府施粥救濟難民時發生了霉米事件，此事讓魯國公府聲名掃地，被皇帝降罪，更讓極品商行的商譽毀損，甚至和魯國公府的關係也降至冰點。

泰元十七年四月，秦慕淮奉命運送物資出京到中都，遇上盜匪，貼身丫鬟孔香凝以身相護，回京後不久，秦慕淮迎娶孔香凝。

泰元十七年十二月，極品錢莊發生擠兌事件，再次重創商行聲譽，累及皇室。國舅爺秦慕淮被削去皇商資格，舉家遷往中都。

聖心難測，泰元十年到十七年，短短七年的時間，極品商行建立、輝煌、鼎盛，羨煞了多少人的眼，誰也沒料到會在短短一年的時間內便沒落下來……

這些朱冉冉都沒有親眼目睹，可卻一次又一次為他的遭遇心疼不已。

他來到中都了，離她好近好近的地方，可她一樣不敢去看他，不敢去找他。

不知現在的他怎麼樣了？還是和以前一樣俊美又溫柔？經歷了如此變故的他，真的還能像以前一樣嗎？

突然，好想好想他。

CRESCENT